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二

生死观：他的混沌，她的哭声，我难以回应

我在这边默默缝合他的伤口，婆婆隔著一层床帘嚎哭。她哭得很用力，她指控没良心的家人。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想法，结果我甚么也没说。

Muk Lam | 2017-09-02



生命真是奇妙，一块石头放在原地不会有任何变化，血樽放在原地一段时间后樽中的鲜血却会自动分出层次……当然，令眼珠变得混沌、鲜血分出层次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失去。图为香港一间医院的病房内，护士正替病人进行护理工作。摄：林振东/端传媒

婆婆在哭。不是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式的嚎哭，也不是刻意压抑情绪的低沉呜咽，而是一种单调的、不急不缓的、如同雨季阵雨后堤坝缓缓泄洪的水流，没有尽头。我尴尬起来，不确定自己该如何安慰，可以让她不觉得自己受到同情……

我正推著抽血车走向病人床边，一位婆婆把我拦截下来，想问邻床病人的情况。

“我不是他的主诊医生，不太清楚情况，麻烦你去问护士吧。”我的口头禅几乎脱口而出，忽然想起，她就是护士口中的那位婆婆，于是把话硬生生咽下去，艰难地道：“是的，请问有什么问题？”

当被家属问及病人情况，我们这些路过的、非其主治医生的，总是有点尴尬，尤其是该病人病情不明朗的时候。

如果病人进展良好，自是能向家属如实相告，病情急剧转差，也得叫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偏偏是这一种需要仰赖机器维持生命的长期病患，病情不上不下，我们说得太好，让家属产生错误希冀，不行；说得太差，让他们白担心，也不行。

于是，面对婆婆的问题，我支支吾吾几分钟，最后除了“深度昏迷”、“一切都差不多外”，也吐不出其他有用的信息了。

“他还有感觉吗？”

终于有一道我懂得回答的问题。前天我帮该病人抽取腕动脉血时，以为他不会挣扎，便没有牢牢固定他的手，没想到针扎下去，他马上把手缩回去，结果没刺到对的位置。

“啊！”我很生气地大叫。“你不要动！”他当然没有理我，最后得靠护士帮忙按住他。我也真是傻，对著听不进耳的人讲话。不过我也曾见过好几位护士对著甫过世的病人说：“婆婆，现在帮你换枕头。”大概做我们这个行业的，都有这个习惯吧：明知对方听不见，仍对著他／她讲话。

无论如何，有感觉总比没感觉好吧。我回答婆婆“他有感觉”后，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很担忧地问道：“那他戴著呼吸面罩，不是很辛苦吗？”

纸巾与安慰

“欸？”我一愣，呆呆地回道：“那也没有办法，先维持他的呼吸吧，辛苦都没有办法。”

从前，有自杀未遂的病人的家属问我：“他现在有想要康复的意志力吗？”当时我也是一愣。我以为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从未想到家属会关心到那一层。

与婆婆点头作别后，我走向自己负责的病人，完成自己的工作。病人跟我投诉：“隔壁病人一到夜晚就不断叫，吵得我睡不著，好辛苦。”

我低声说：“隔壁都很辛苦的，你就忍耐一下吧。”

“大家都有病，谁进来不辛苦呀？”

无法反驳。我细声答道“会有一点点痛，忍住”便将针扎了进去。抽针而出那刻，我听到一阵呜呜声，分不清是哭声还是笑声。扭头一看，才发现是刚才那位婆婆在哭。不是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式的嚎哭，也不是刻意压抑情绪的低沉呜咽，而是一种单调的、不急不缓的、如同雨季阵雨后堤坝缓缓泄洪的流速。

雨水会流尽，而下一场雨总会来的，所以流水没有压力，可以慢慢流淌，一切都没有尽头。

“唉呀。”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尴尬，在挤去针管中气泡的同时，以眼神搜索附近有没有纸巾。但我知道即使找到纸巾，我也不晓得下一步该如何做。

我默默数算自己在这间病房里，还会待一个半月的时间，婆婆还会在病房里待多久，则尚未确定，我不确定无法持之以恒的安慰会不会构成伤害，更不确定自己如何安慰，才能让她不觉得自己受到同情。

最终我甚么也没做，推著抽血车走出病房，原因非常现实：病房里没有纸巾。

数天后，婆婆所看顾的病人过世，我受命去为他缝合插管留下的创口。这一次，我不需要再叫他别动，留下时间观察他的眼睛；他的眼睑尚未完全闭合，我在抚下他的眼眼前，窥见他的眼珠与眼白融成一团混沌。

混沌的眼睛

我想他真是死去好久了——那是尸身的眼睛，不是活人的眼睛。

之前，我曾路过某一张病床，眼睛瞄到床上病人的双目，便猜他差不多要过世了。半小时过后，护士果然致电我，叫我去证明那名病人已经死亡。

我想生命真是奇妙，一块石头放在原地不会有任何变化，血樽放在原地一段时间后樽中的鲜血却会自动分出层次.....当然，令眼珠变得混沌、鲜血分出层次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流失。

我在这边默默缝合洞口，婆婆隔著一层床帘嚎哭。这次她哭得很用力，痛哭声夹杂愤怒，指控除去她以外就无人关心她的儿子，一群没良心的家人。

我在与她道别后曾看过她儿子的病历，从初次门诊看到最近入院。不过我却再也没机会碰上她，直到今天，也已经没有意义，反正一切都到了尽头。

医疗记录总会不小心泄露过多隐私，例如当我们写到长期病患的病情进展／退化时，便必须得考量照顾者，难免要提及家人、家庭状况，包括病人与家人的相处情况。

我无法与她站在同一阵线指责死者其余家人，只能认同她是位伟大的、无偿的母亲。但我又回到同一道老问题上：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想法，而不让她觉得自己受到同情？结果我仍旧甚么也没说。

她真是哭得好痛。但我想，既然她有愤怒的能力，她会没问题的。

(病房笔记之二)

生死观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在“医学=治疗”的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说，于是，他在哥大开了一门“死亡课”。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我站在人生列车的终点站，看人来人往

从急诊室到病房，短短一程路，轰轰烈烈，多少迥异的人生轨迹，到了这里皆殊途同归。就为了等家人告诉我，“是的，顺其自然吧”。